

傅庚生著

中國文學批評通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傅庚生著

中國文學批評通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自序

文學之事，本一主於情思；乃研究與創作，判如兩途。雖異趨同歸，非才之雄者不能兼赴已。良由創作者以情爲君，以思爲臣；研究者以思爲主，以情爲副。前者以因情喻志之時多，寢至養移其體，輒以遺棄詮理之篇；後者以慎思明辨之事繁，漸乃居移其氣，或以久韜援情之筆。才有偏長，各行其所是；功能獨到，兩益而相成。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同相毀之李何，並揭其隱慝也。或『倍其偏枯，擔薪去半，』等亡羊之滅、穀，兩忘其顯司矣。

人必宜有『爭也君子』之操，而不可效『固哉高叟』之行；論道惟嚴，取人當恕。從事批評者須知創作由於感興，非循規蹈矩而以爲脫槩之文。批評之原理乃自創作中紬繹而出者，雖能攝經緯而辨精麤，獨未可範圍天才作家之創格。尤不宜自居於指導或裁判之地位，責人之必律己以從我也。從事創作者須知批評之學能以理智控馭感情，就旁觀揆度當局，以匡救作家之偏蔽，摘撫文體之利病。而其職分尤在輔導讀者以了解文學，別有存在之價值。不宜直視爲創作之附庸，或指爲癡人說夢，以鄙夷批評者之論列也。

有志於文學創作者，首必求能多了解他人之作品，繼之以摹倣，終之以創作。創作之前，必縱以訪文學之源流，橫以參文學之理論，技巧備而基礎堅，遂能達其情思以杼柚成章矣。有

志於文學研究者，首亦必多了解文學之創作，繼之以徵實，終之以研究。研究之後，能溯以求文學之正變，深以掘文學之蘊藏，眼力高而心得積，乃可倚其情知以權衡闡論也。研究者能並及摹倣與創作，則心知甘苦而識見愈明；創作者能不廢徵實與研究，則才兼情知而心手愈敏。象長者上材，通其二而擅其一者可以語上，長於此而取資於彼者乃得其中，區別迎拒者爲偏，兩失其可者爲下耳。

余悔在晚學，仰乏師承，自維翦陋，就正無方。如彼儲布帛者，不能成褐襦，輒帥布帛經緯縱橫上下錯綜之意，以自悟綴綴之法。雖云鑽研疏鑿，盡其利害；祇以冥搜暗索，勤而少功。先縷而後針者，殆不免夫！間嘗謂自東漢以降，著作之士多已不由立一家言之子書，而流傳詩文別集。重創作而輕述纂，宜若可喜；裂篇章而失綱紀，不無可憂。既慮學者罕有徧讀丁部之暇，而涉獵者不能因篇章面目以進求作者之底蘊，爲尤堪虞也。故治此學者，宜由博返約；博者，見識羣經子史，泛觀各家別集，連類並及，不局一隅之謂；約者，領會一家之指，貫通諸家之誼，橫察奇正，縱窺流變之謂。然而翦刈卮言，別裁僞體，非終身以之者，談何容易！能深研一集，漸及數家，尙友古人，心印神交，代之立言者，已足多矣。然曠觀今昔，各家評注研究之編，明訓詁、勤校勘、辨真贋者，恆得十之七八；妙解情理，心識文體者，不過十之二三；尙友古人者，百不得一二焉。是以難值知音之歎，古今若出一口也。不寧惟是，詩品、文心、史通、通義，皆已備一家之言，毛舉條目，昭告指歸矣。而習之者不求甚解，率

爾採摭，終昧立言之本意；或道聽塗說，信口輕詆，不達作者之深致者，問尙不免，學者所宜深省也。余以獨學無友，孤陋寡聞，補拙以勤，逢書輒讀。終一編後，必揜卷而思，以領悟其大旨，既反覆以致意，蓋會心者，每每而在。纂言者鉤玄，記事者提要，參此證彼，連類以觀，寢覺胸中若有欲言。今撮有關文論者，誤爲此編，以通今古之郵，而治棼絲之緒。千慮一得，華稠而實稀。蓋存其當者而闕其疑，何敢以勦襲爲富，訐言欺世矣。

今時我國從事研究文學批評者，多搜集歷代文評資料，編纂爲史。可以就覘文學評論遞嬗之軌轍，及其與文學流變軫輻之迹象。其業云勞，厥功至偉。獨惜對於文學批評之原理與問題，短於發抒；間有旁及之者，又不免格於體例，或則簡闕其言辭，或則柄鑿其篇目，不能予人以明確之概念與因依之準則。研覈評論學之往迹，羣智競明夫一端；形成文學史之附庸，無緣蔚萃乎大國。因以董理文思，別標體制，將納殊塗於同軌，冶今古於一爐。斟酌衆說，商榷利病，縷析而貫持之。以供學文者品鑑之資，而爲批評史踰蹕之輔焉。

章實齋云：「理之初見，毋論智愚與賢不肖，不甚遠也。再思之，則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則眩惑而若奪之矣。非再三之力，轉不如初也。初見，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則入乎其中，而身已從其曲折也。必盡其曲折，而後復得初見之至境焉。故學問不可以憚煩也。然當身從曲折之際，神無初見之全，必時時憶其初見，以爲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幾哉有以復其初也。」文論一道，固愈演而愈進，後來者居上；亦有初見之理，互古今而不移者。昔人或不過

爲濫觴之說，枝節之辭；而能一語破的者，亦班班可稽。今時學貴以專，區分門類，方當條理終始，振其端倪。時彥隆今蔑古，不免有遺珠之恨焉。劉子玄云：「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丘明受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文評一事，固因文以明法，與時地相推致；亦有指向之鍼，通華夷而莫繆者。國人或不過爲隅反之言，疑似之論；其能鞭辟近裏者，亦頭頭是道。邇來梯航大通，人文綜合，允宜斟酌損益，斷互發明。學者抑己傍人，得無興忘本之戚歟！果能詮證古今，溝通中外，輒見道之所由，若合符節。卽降志以求，盡視昔人之見如未梓之材，爲初造之境；而采之以成其廣廈之用，守之以復其神全之初乎！此通論之所爲作也。

本書共分三編。上編緒論四章，以爲源頭。旨多淺顯，辭務簡明，濫觴而已。中編本論四章，乃其主流。昔人說辭，已薈萃菁英而羅布其間；創說而可取者盡採之，階沿而能補苴者偶及之，因襲而無新意者靳不復錄。貫穿今古，深達厥思，雖求合符，不強援繫。懼爲前說所囿，畢慮而別出鑿裁；制其於奇之心，虛懷而折衷文理。雖爲橫的論述，於前說淵源所自與影響所及之處，偶亦連類後先，藉以推其原而挹其委。雖爲結撰之體，值前說未甚透闢或悖盜理實之時，輒復斷以己意，庶以明其貫而暢其枝。殆未嘗令有一意含糊，一語妄加者矣。下編結論

三章，是其尾閫。取資前人，而自抒所見，析文學創作內外在之因素與衡量之標準，文質之相須與德言之歸一。彰往察來，肆其扣槃捫燭之愚；通詮兼採，倡爲環中輻輳之議。敝帚自珍，物情貴我，遂視己之寸木高於岑樓，文之痼疾輕於癬疥也。知難周洽，待質時賢。文體、故實之論，暨作者年代生平，咸未入纂，以無關宏旨而旁求甚易，權重去輕，以節文也。各章未能細分節目，非囿圖吞棗，苟以成篇；由通論之體，割裂多不適宜也。未能語體行文，非勇效昔言，自文其陋；緣徵引既多，一律以便論列耳。卑卑實無甚高論，悻悻亦不敢漫可；恐持論之墮於虛玄，戒衡文之獵夫影響。將賈芻議於來學，非獻芹曝於方家矣。引據前人之說，必略其無關係者而撮其要；參綜各章之旨，必錄其互發明者而汰其複，滌汗留瀋，披沙揀金。幸勿似買菜求益，遽讓其文約不豐也。

文心雕龍序志云：「夫銓序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餅管，何能矩矱？茫茫前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倘塵彼觀也。」余不自揣其材力，草創茲編，『彌綸羣言』，能無疎失？『折衷』爲比次衆說必由之路，『同異』則撰述一編難遠之嫌。求其瑕類，蓋寓目而已多矣；期在明哲，惟譏彈之不吝焉。

目錄

上編 緒論

第一章 文學之義界……………

『文』之本義與引伸義——先秦時文學之觀念——兩漢『文學』與『文章』

之分——六朝『文筆』之辨與文質兼重——文學觀念之進步——唐宋復古與

文學觀念之漫漶——『明道』與載道——人文之發展與文學之認識——近世

文學之義界——文學之四要素與文學定義——昔日論文者之意見偶同今解舉

例

第二章 文學批評之義界……………

文學批評之定義——品鑑與情知——品第甲乙之失——批評原理之歸納——

文學四元素之關係與比較價值——四元素之運用——理想之文學作品——批

評之偏見與『六觀』——原理之應用——自是吹求與文德

第三章 創作與批評……………

創作與品鑑之『入化』——創作與欣賞——批評非創作之圭臬——規律與技巧——批評非創作之附庸——『文人相輕』與『賤同貴古』——逐時尙與鍼時弊——知人論世——詩之正變——論文知世——文章與史籍——批評與代
表作

第四章 中國文學批評史略……………三六

先秦文評之規模——兩漢批評學漸趨精密——魏晉南北朝文論之盛——隋唐復古主張之萌芽與確立——兩宋文評與詩話——元明文評與公安派等——清之桐城派等

中編 本論

第五章 中國文學批評之感情論……………四五

『詩言志』——『興觀羣怨』情接文傳——真情之自然流露——無實之文與『妖聲』——文情之感發——文氣說之五目——陰陽剛柔——氣質與氣韻——雄奇與秀美——作風之偶變——『有詩而後有題』與『爲情而造文』——有我與無我——主觀與客觀——理想與寫實——淒婉與情語——含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神韻說——『隱秀』——窮而愈工——悲觀

與樂觀——苦悶之象徵——人情之悲喜——文不徇物——鑑情僞——漢賦之
『諷一勸百』——『盈科而後進』

第六章 中國文學批評之想像論……………七二

情思之翻移——『境界』——創造的想像——分想與聯想——『寄興詞』與
『決絕語』——『直尋』與『不隔』——幻想——夸飾——隱與濫——真覺
的創造與反省的創造——靈感——語有神助——靈感與學識——『無迹可
求』與『自然高妙』——『天機』與『虛靜』——養氣與靈感——風格——
『具眼具耳』——格調說與本色論——創作與摹倣——『清詞麗句別裁僞
體』——『適分胸臆牽課才外』——天才與學力

第七章 中國文學批評之思想論……………一〇一

『餘力學文』——宗經——六經之教——重思想輕形式——道——理——
『則』與『麗』——『文質彬彬』——重質輕文——思想與『道』『質』
——重文之差等——文德均平與本末並重——尙用——『刺過失』與『有所
載』——『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議論與情韻——性靈說
——感情待思想之裁成——文氣之蓄發——峻切澆漓之弊——『思無邪』
——『發乎情止乎禮義』

第八章 中國文學批評之形式論……………一三八

文字形音義影響文學之形式——後世趨文踵事增華——『榛楛勿翦蒙榮集翠』

——簡繁隱顯——『鎔裁』——戒靡靡後辭采——『言有序』與『言有物』

——宮商清濁——文筆——永明體與『四聲八病』——反聲病說——四聲之

演成與四聲說之成立——音律本於自然——雙聲疊韻——尙駢與復古——復

古之先河——『奇』與『氣』——鍼奇砭異——復古而變古創法而有體——

主奇去陳言主氣調音律——『神氣』與『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散駢行文

之法——主散主駢與駢散兼用說——駢散大同小異互有短長——創格爲優人

文遞進——古詩與古文律詩與駢文——文體之變革與因襲——西崑體與江西

詩派

下編 結論

第九章 個性時地與文學創作……………一八七

個性形成風格——風格不可強同——『木有瘦石有暈犀有通』——時世與文

學——起衰變常與泥泥揚波——改革亦由時變——中國文學南北不同——個

性時地之運用

第十章 文學之表裏與眞善美……………一九八

科學之眞倫理之善文學之美——感情眞思想善形式美——道德衡文與其反動

——文人無行——重情與好名——名崇譏滅職卑多諂——『梓材之士』——

眞善之裏純美之表——『端而言蝮而動』——『天生成腔子』——義理考據

詞章——『兼得其長』與『悉通其義』——『心聲心畫』——『美善相樂』

第十一章 中國文學之文質觀……………二一四

文學之形式與內容——『言志』與『載道』——『文質彬彬』——春秋戰國

華實並楸——漢賦與樂府——六朝因文害質——唐以詩鳴——唐宋古文家變

易文章之形式——宋明理學家視文章爲工具——宋元詞曲——明末公安竟陵

之革新——清代多整理少創造——康梁林嚴與文學之過渡——文學革命——

異族侵入與文化綜合——閉戶造車與抽刀斷水——『舊瓶盛新酒』——詩歌

爲藝文之帥——倒行逆施與舍本逐末

中國文學批評通論

上編 緒論

第一章 文學之義界

『文』之本義與引伸義——先秦時文學之觀念——兩漢『文學』與『文章』之分——六朝『文筆』之辨與文質兼重——文學觀念之進步——唐宋復古與文學觀念之漫漶——『明道』與『載道』——人文之發展與文學之認識——近世文學之義界——文學之四要素與文學定義——昔日論文者之意見偶同今解舉例

易繫辭傳云：「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說文解字云：文、錯畫也，象交文。」釋名釋言語云：「文者，會集衆采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詞誼，如文繡然也。」廣雅釋詁云：「文、飾也。」是飾藻雜采爲文之本義，而組字成章，爲其引伸義也。

先秦之時，『文學』一詞，涵義極廣。論語學而篇云：「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公冶長篇云：「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雍也篇云：「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述而篇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凡所稱『文』與『文章』，蓋指一切經籍言之也。又先進篇云：「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邢昺疏云：「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以『文章』與『博學』分釋『文』、『學』二字，析之爲兩，有增字解經之嫌。其實孔子論『文』，多指典籍而言，合於邢氏『博學』一義，『文學』亦猶『文』耳；獨於論『詩』輒似合於邢氏『文章』一義，亦差近於今世之所云文學也。

自茲厥後，諸子爭鳴，對於文學之觀念，終無二致。荀子大略篇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下寶。子貢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墨子非命篇云：「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爲之道也，則不可不先立儀法。若言而無儀，譬猶立朝夕于圓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韓非子六反篇云：「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凡所云『文學』，仍屬概括一切道術言之。

兩漢之際，始有意於『文學』與『文章』之分。史記儒林傳云：「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又云：「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是『文學』同於學術，而『文章』幾於詞章也。似此之例甚多，或稱『文辭』，略同『文章』，意區於『學』與『文章』，其迹甚顯。漢書多仍其義，如張湯傳云：「張湯、杜陵人也。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並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又云：「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所云『文辭』、『文學』，判同史遷。而藝文志本劉歆七略，以詩賦略與六藝略、諸子略等並舉，析文章、學術爲二，亦可以窺見其指趣矣。

惟其時對於文章之內涵，尙無明確之界限。揚雄傳云：「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立言垂教，未能脫儒家混同之窠臼，故自太玄以下，至於辭賦，仍統稱文章也。他如王充論衡佚文篇云：「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亦此類已。

下逮魏晉，所見略同。魏文帝典論論文云：「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晉摯虞文章流別論云：「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倫之敝，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非其例歟！

嗣則文章日趨於靡敝，濡翰之士，爭鶩於形式而蔑視其內容，於是文筆之辨起。南史顏延之傳云：「宋文帝問延之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宋范曄獄中與甥姪書亦云：「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而文心雕龍總術篇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已著非之之論；然雕龍篇次，又隱區文筆二體。蓋次第篇目，不妨徇俗而類從；通識論文，未宜偏重而畸輕也。

於時漸知文章偏重形式之弊，乃返察其內容。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吟詠風謠，流連哀思爲之文。……文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適會，情靈搖蕩。」既云「綺縠宮徵」，又云「哀思情靈」，文質兼重，迷途知反矣。又以漸知疇日認爲文章內涵之無所不包，實屬大而無當，不足以饜當世重文相感之心，乃嚴律其繩尺。昭明文選序云：「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

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撰經子史於文學領域之外，取材嚴而闡論精，視兩漢魏晉時對於文學之含混觀念已見進步，且能用中而不偏。後世或以爲昭明所選，是文而非筆，實出臆斷。

章炳麟國故論衡文學總略云：「自晉以降，初有文筆之分。范曄自述其後漢書曰：『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有韻者文也，無韻者筆也。』然雕龍所論列者，藝文之部，一切并包。是則科分文筆，以存時論，故非以此爲經界也。昭明太子序文選也，其於史籍則云不同篇翰，其於諸子則云不以能文爲貴。此爲哀次總集，自成一家，體例適然，非不易之定論也。抱朴子百家篇曰：『狹見之徒，區區執一。……惑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真僞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間，均龍章於素質。』斯可以箴矣。且沈思孰若莊周、荀卿，翰藻孰若呂氏、淮南？總集不摭九流之篇，格於科律，固不應爲之辭。誠以文筆區分，文選所集，無韻者猥衆，寧獨諸子？若云文貴其形邪，未知賈生過秦、魏文典論，同在諸子，何以獨堪入錄？有韻文中，既錄漢祖大風之曲，即古詩十九首亦皆入選，而漢晉樂府，反有整遺。是其於韻文也，亦不以節奏低昂爲主；獨取文采斐然，足耀觀覽，又失韻文之本矣。是故昭明之說，本無以自立者也。』章氏既主凡以文字著於竹帛者統謂之文，論其法式者謂之文學，故斥昭明之說爲跋扈。至於劉勰之分文筆爲姑存時論，蕭統之別去取，乃體例適